

殊学校”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 A 娃并不符合“特殊学校”招生的标准，而且他们的症状多数会在成长过程中有所改善，进入“特殊学校”不仅家长不接受，也并不利于这些孩子的成长。

叮当妈妈说，叮当主要的问题是注意力缺陷，没有多动、冲动的症状，不会影响课堂纪律，没有这方面担忧。她现在对老师的期待，是希望老师多鼓励和理解叮当，让孩子每天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得到更多肯定，保持一定的自信心。经过多次沟通，叮当班主任对待叮当的方式有所改变，但客观而言，在成绩“指挥棒”下，叮当在校园里找到自信的机会并不多。

经过多年科普，章依文医生发现这些年家长对于 ADHD 的理解有了改善，但不少老师还缺乏客观的认识。章医生总是提醒家长，一定要和老师好好沟通，争取得到老师的理解和支持，让老师对 A 娃放低要求，允许他们进步得比别的孩子慢一点。“如



应对课堂学习和集体生活，本身就是 ADHD 孩子的“弱项”，**在学校中能够获得多少宽容和帮助，对于他们的成长显得尤为重要。**



果他作业没完成，老师再罚抄，那不是更完不成么？学习挫败感不是更强么？”

学校的苦恼与努力

学龄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，基本要超过 8 小时，应对课堂学习和集体生活，本身就是 ADHD 孩子的“弱项”，在学校中能够获得多少宽容和帮助，对于他们的成长显得尤为重要。

而对于教师而言，班级里的 A 娃必然会耗费教师更多的精力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。

上海一所小学的陈老师，有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，过往她当班主任的班级里总有那么一个两个症状或轻或重的 A 娃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对儿童心理健康非常重视，教师们接受了系统的培训，对于如何教育 A 娃有比较科学的方法。但几年前，陈老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她接手的一个班级里，好几个 ADHD 学生。

多数 A 娃有多动、冲动的症状，上课时交头接耳、突然起身走动是常有的现象，有的孩子

还会和同学产生矛盾冲突。一个班如果有几个这样的孩子，场面可想而知。面对如此特殊的班级，陈老师和学校心理老师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一方面与其他孩子的家长充分沟通，争取他们的理解；另一方面与 A 娃的家长站在同一“战壕”里，一起通过医疗、行为干预，控制症状，帮助他们跟上学习节奏。

陈老师说，通过沟通，多数 A 娃家长非常配合，在规范用药、接受学校心理团队行为干预后，都可以正常上课，全班顺利完成学业毕业，有一两个孩子后来升入初中后成绩也还不错。但也有孩子因为没有坚持规范用药，后来症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，学习成绩越来越差。“这个孩子挺可惜的。”

陈老师遇到的是非常极端的情况，但就算是一个班有一两名 A 娃，对于学校管理和教师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。在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，如何对待 A 娃在多年前就成为学校研究的课题。

王慧老师不仅是学校的心理老师，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很早就与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专

下图：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王慧老师在心理课堂上。

